

乡村水竹

在乡村，山谷，沟沿，坎下，田边，河岸，到处都有水竹清秀的身影。

也有慈竹和斑竹，但没有水竹普遍，密集。慈竹和斑竹长在高处，零散，粗壮，高大，蓬生，冲天而起，有居高临下的意味。但我还是喜欢水竹。水竹谦逊，从不挤占别人的位置，她们总是生活在低处，只要有一脉溪流淌过，或者附近有一亩浅浅的水洼浸润，她们就会依傍、挤挨在这个地方，安营扎寨，吸天地灵秀，纳日月精华，不卑不亢，顽强生长。

老屋旁边的竹林湾，就生长着成片成片的水竹。我不知道她们是自然生长，还是谁于何年何月精心栽种？反正，打我记事起，一年四季，一片片青青翠竹就灵秀着一湾清幽，染亮我的眼眸。水竹遇水而生，随洼而立，逐水而走，依杆而靠，劲枝挺拔，情同兄妹。她们顶风冒雨，抗霜抵雪，风来雨去，相濡以沫，用一袭袭青枝绿叶走过白天黑夜，走过倥偬岁月，从不寂寞，也从不曾消隐。

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竹林湾。放学后，我们在竹林里藏猫；雨季，我们在竹林里掰笋子；母亲扎鞋底子，我们去竹林里寻笋壳剪鞋。

母亲对我们的管教一直是很严厉的。有一回，不知道是啥事惹怒了母亲，母亲举着一根竹竿在后面追撵，我飞快地跑进了竹林里，母亲没有找到我。等母亲气消了，我才回到家里。更多的时候，我会邀约几个伙

伴，去竹林湾读书，朗诵，玩耍。

竹叶厚覆，不见天光，一群群不知名的鸟儿叽叽喳喳穿梭在竹林里，干净地鸣叫，快乐地蹦蹦。鸟儿们飞来飞去，在竹林里筑巢，栖息，追逐嬉戏，相依相拥，繁衍后代……它们将这里当成自由王国，年年岁岁守护着自己的美丽家园。

我一直以为，竹林湾的水竹是用水做的，不然，她们的竹节间怎会蕴含那么多盈盈的柔情和爱意，她们的身上仿佛长满了明亮的眼睛，总会霞霓般清澈地注视我。如遇阴霾天气，细雨纷飞，她们又摇曳着轻盈的身姿，满林子弥漫着淡淡的、隐忍的忧伤，仿佛失恋的女子。一阵风吹过，她们发出低沉的呜咽声，鸟儿们就将她们滚落在林子里委屈的泪水衔向远方。

阳光普照的日子，她们仿佛忘记了悲伤，依然舒枝展叶，精神抖擞地笑迎和煦晨风，喜看露珠晶莹。

水竹竹材韧性好，竹竿粗直，竹节较平。剖开水竹，用篾刀划成篾条，就能编制各种生活及生产用具。老辈人最喜欢用水竹编制发笄、面筛、撮箕、撮瓢，还可以编席子。

雨季来临前，外爷会去竹林湾砍好几根水竹，等到下雨天，他就剖开已有七分干的水竹，划成细细的篾条，聚精会神地在屋檐下编制背篓和撮箕。外爷编好撮箕后，还要加上藤条滚边，这样的撮箕显得细密紧扎，结实耐用。外爷编的背篓还用红墨水染红的细篾条织成各种花鸟的形状，花鸟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有一年，院子里不知是从哪里来了一个哑巴篾匠，他是来我们这里编席子的。竹材当然是用竹林湾的水竹。他虽然不会说话，但心如麻，做活勤快，不偷懒耍滑，编的席子手法细腻，朴素大方，简洁实用。他收费便宜，给不给都无所谓，只图主人煮一顿饭吃。吃过晚饭，他也不会久待，洗完脚后就上床睡了。第二天，他很早就起床了，一直要忙到晚上收工为止。在我的记忆中，他在我们村里这家做了到那家，大约呆了一个月时间。

还有一年，不知道是谁的指使，竹林湾忽然间来了很多人，他们每人拿一把弯刀，将竹林湾的水竹砍了个罄尽。我不知道竹子们犯下了什么滔天大罪，我只是无助地睁大眼睛、恐怖的眼睛……他们走后，我伤心得哇哇大哭了一场。

我以为，曾经那么青葱茂密的竹林就此消失，我再也不看到了。

然而，等到第二年春天，一粒粒笋子又冒了出来，密密麻麻，鲜嫩无比。她们仿佛张望着一双双胆怯的眼睛，新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几个月后，笋子们见风而长，终是长成了一根根竹子，越来越密实，越来越壮阔……

几年后，竹林湾又是一湾晃眼的翠竹。

如今，好多年过去了，乡村的水竹已然长进了我的心底，无论走到哪里，只要看见竹子，一湾水竹就会青葱在我眼前，无边无际，染我一腔碧绿。

老槐树的守望

老槐树有多老？没人知道。只是听说爷爷的爷爷的时候就有。老槐树太老了，以至于已不单纯是一棵树，而成了一个标志、一份传奇、一种寄托。树一旦老成这样，就会被全村人守着、护着、念着，就会摆脱被砍伐的命运。

几十年星转斗移，我始终坚信：村中那棵老槐树还在。

过往的乡亲没人记得我是谁，爷爷奶奶的祖居已不见了踪影。土灶烤红薯的香气好像依稀还在，土灶却早已没了痕迹。夏日的风吹来，暖暖燥燥的，带着点麦收的气息，并不遥远的田野里，零星晃动着几辆机器……穿过红墙绿瓦的村庄，那棵魂牵梦萦的老槐树果然还在。

寒来暑往，战火频仍，多少树木被砍伐了、烧毁了，可是这棵老槐树一直在。它一直长着，一直倔强地、坚强地挺立着。道劲弯曲的枝干，雷劈的痕迹还在，歪歪斜斜地见证着过往。可能因为实在是太老了，老得没人会去砍它，老得充满了神秘。

第一次看到它，我才只有几岁。父亲带我回村给奶奶送终。村里的小伙伴在树上爬来爬去，我望着黑黢黢的树洞有点恐惧，总感觉会有妖怪从树洞里爬出来……

一辈又一辈，多少人曾端着碗在树下吃过饭？多少人曾在树下摇过扇、纳过凉？又有多少大闺女、小媳妇在大树下纳过鞋垫儿？一代又

一代，老爷爷，老老爷爷，甚至于更老的故事，都收在了老槐树眼中。这棵老槐树，已不单纯是一棵树，而变成了一本史书，一本无言的历史传奇。一圈一圈的年轮，刻满无尽的岁月沧桑。

再一次站在老槐树下，已隔近三十年。人到中年的我，不再有恐惧，更多的是敬仰和思索：我好像听到了超越时空的对话在老树的上空盘旋；我好像听到爷爷奶奶对父亲的万般叮咛；我好像看到年幼的父亲背着破书包从老槐树下经过；我好像感知到父亲一点点成长、一点点远离故乡……风吹过，老槐树露出了笑容，苍老而慈祥。我好像听到年幼的父亲拎着小半筐杏在树下叫卖：“甜杏，8分钱一斤！快来看，快来买！”老槐树只是微笑着，悄悄地注视着那个自强、聪颖的孩子。

多少载风风雨雨，谁家的小子娶亲了，谁家的媳妇生了，谁家的闺女嫁人了，谁家的儿子出息了……老槐树全知道，尽管躯干道劲苍老，记性却是一点儿不差。哪一年，村里建起了学堂；哪一年，村里盖起了大瓦房；哪一年，村里年轻人出去打工；哪一年，门口修起了高速路……

所有的都变了，只有老槐树还在。突然在想：所有的事物老到了一种极致，就是一种超脱。就像这棵老槐树，它实在太老了，老得成了一个传奇，老得成了一部史书，老得让人敬仰，老得只能存在。

仙山神寨惹人醉

从达城驱车，经复兴、穿铁山、过大堰，一路上水泥大道宽阔而舒坦，沿途自然风光目不暇接，使人心情舒畅，不到1个小时就到了近年声名鹊起的目的地——仙山神寨。

站在海拔1000余米的山寨最高处，极目远眺，云海苍茫，大有千山万壑奔来眼底的气势。崔嵬的铁山遥遥相对，在天清气爽的清晨，可以欣赏到茫茫的山间云海和壮观的“铁山日出”。洒落在山寨周围的米城、赵固、大堰3个现代化场镇如三颗珍珠，嵌在三方，熠熠生辉。

一眼望不到边际的郁郁葱葱的森林田野中，农院错落，星罗棋布；炊烟袅袅，竹林掩映；水田荡漾，波光潋滟；和风吹拂，松涛阵阵；鸡鸣牛哞，莺燕声声。一条清澈碧澄的小溪缠绕在仙山神寨脚下，静静流淌，蜿蜒如玉带，一尊高达5米的金色如来佛塑像耸立在山巅。好一派祥和的山居农村景象，好一幅宁静的青山绿水美景，让人顿感清爽。

沿着山间的林荫小道拾级上下，12000多块青石板，把整个山寨的小路铺连得四通八达，比起水泥路来感觉便是生态不少。顺着石板路来到仙山神寨的大本营，这里有价廉物美的农家乐和古香古色的山寨游客接待中心。古朴的农家石磨、农家锅灶、农家桌凳、农家碗筷、农家蔬菜、农家鸡鸭，加上刚刚用松柏叶熏制的喷喷香的土猪腊肉，翡翠茂密的树林，清新怡人的空气，暖暖斜照的阳光，组成了仙山神寨舒适的休闲养生环境。走疲乏了，一碗农家清茶沁人心脾；肚子饿了，几盘绿色原生态蔬菜使你满口清香；诗意来了，杯怀自己酿造的土灶高粱酒催你诗兴大增，肥而不腻的腊肉香肠，名闻遐迩的石梯蒸鱼，红油靓色的红烧辣子鸡，别具风味的农家酸菜汤，这么多山村特色菜养着你的眼神、香美着你的口味、滋润着你的心窝，你不大呼快哉才怪！

离大本营100米的地方，一座百多平方米的古庙就呈现在你的眼前。寺庙里的三重大殿，分别供奉着慈悲观音菩萨、玉皇大帝和如

来佛像。庙堂中时有乡民前来上香，烛烟缭绕。乡民或祈求风调雨顺，或祷告亲人安康，或祝福家国繁荣。据庙里的管理人员介绍，1933年，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曾驻扎在庙里，将红色的火种撒在了这一片土地上，于是不少人参加了红军，走向了革命。如今还残存着古老的寨门、红军练兵场、人马饮水井、烽火瞭望台、石刻石碑及红军侦察兵山洞等众多遗迹。

走在散发清新泥土芬芳的弯弯曲曲的小路上，你会被郁郁葱葱的天然植被所震撼。一眼望不到边的高大松柏森林，如万千绿装卫士一般，由低到高列队欢迎你的到来，其间夹杂着大片粉红的枫叶。盛开的野山花，把山林打扮得红绿相间，养眼养心。原始森林如天然的氧吧，阳光从参天大树的缝隙洒下，随山岚飘逸，斑驳而神秘，不能不使你想横躺在在这蓬松的落叶松针上，慢慢享受造物主赐予的爽快。

在磨子岩一片怪石嶙峋的悬崖下，有两座神秘的怪石。一座当地人称它“猿人石”。凹凸的石像棱角分明，侧面看去，恰似一张天然的古猿人头像。宽大凸起的“额头”，凹进深陷的“眼睛”，高高耸立的“鼻梁”，夸张开口的“大嘴”，苍劲厚实的“嘴唇”，翘起临空飞出的“上脰”，肥大的“下颏”，惟妙惟肖。另一座石像在与“猿人石”仅隔10余米的岩壁下，真有“洋人”的味道，老百姓叫它“洋人石像”：鹰勾式高挺的“鼻梁”，宽阔硕大的“嘴巴”，如一个老外的人头镶嵌在岩壁中。两处美景一中一洋，一东一西，相互照应，相映成趣，此地独有，妙不可言。

在半山腰的密林里，一座古庙庄严肃立，叙述着往古的沧桑故事。古庙旁边陡峭的岩石中，隐匿着一口千年古井。清澈的山泉，从岩石的缝隙涓涓流进古井，又溢出流向山下，叮叮咚咚，如琴弦悠扬。山民介绍，天再干旱，古井水也照样流淌，终年不断。我们都去舀上一碗，一口饮下，清香甘甜，沁入心脾，全身舒畅。



雾起巴山（油画）龙飞/作

铁山，冬阳满满

□罗红梅

冬至过后的铁山
明显苍老了许多
美人迟暮
霜华如雪

今日，白衣际会
海没千峰

云上升起了仙山
万道金光踩着山尖踏浪而来
掘地三尺的冬阳
把人世间啊地点燃

草儿提早醒来，它们
全然忘了
现在仍是冬天

白雾遁迹而去
凡鸟按着一地光谱
自顾自读出了春天的曲调

叶枯如蝶
在丽日下熊熊燃烧
它们把自己烧成了一团团烈焰

树，数不清的树
它们是山的歌者，舞者
此刻，它们是传递圣光的火炬手

在圣灵的光的引领下
万物不疾不徐
人亦不疾不徐
佛在山间，人没于草间

人没于草间
便是各色的草

苍苍巴芒
风轻轻拨动着它的琴弦
火棘红遍山野
在草叶的
葬礼上，高唱起生命的赞美诗

一地足印被翻动
一片冻土被叫醒
昨日种种，嘘
不要去惊动
它们已被今日覆盖

清贫的王三叔

王三叔原名王大成，在家中排行老三，故父母自我懂事时起就让我叫他王三叔。

王三叔今年82岁，膝下三男三女，除大儿子和么女分别考上了大专、中专参加工作外，其余均在家从事农业生产，农闲时做点小本生意，生活也算过得去。按理说，王三叔的养老不愁，可生活境遇还是显得穷困。

是子女们不孝顺吗？不是的。为此事，儿女们还和王三叔争执。村民们经常听到其儿女抱怨，你吃穿无定数，每月给你的上千元生活费都到哪里去了？修缮老屋儿女们给了2万元钱，不但房子没有改造，而且钱也不知去向，一生都过着清苦的日子，真是打后人们的脸。

是的，王三叔长年住在两间低矮的泥土泥墙里，别说像样的家具，就连吃的也常常是玉米、杂粮，一年四季穿的就那么几件。是王三叔有不良习气，还是用钱无计划？

很小的时候，听父亲说，你王三叔这个人就习惯清贫的生活，把儿子抚育成人后，家庭状况好起来了，他这个习惯总是改不了。

王三叔心地善良。有一次，王三叔在十几里地的深山放牛，忽然不远处传来惨叫声。他三步并作一步，几乎是腾空跳跃，跑到一片灌木丛中，见到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男子，气息微弱，左腿血流不

止，颜色怪得出奇的伤口让人很是惊讶。

王三叔一问才知道是这位年轻人在山上捕猎被毒蛇咬伤。凭着几十年风里去浪里行的经验，王三叔想如不及时送医院，其生命将有危险。于是，他以飞快的速度替其包好伤口后，背着年轻人一路大声吼救，乡民第一时间赶到，不到半个小时就送至区医院。

一月后，那位被毒蛇咬伤的年轻人提着两瓶上等好酒，外加几斤白糖，登门向王三叔拜谢。王三叔很客气地招呼其坐下，还为他沏好茶。寒暄了一阵子，王三叔说救人乃人之本能，假若你遇到急需帮助的人，同样会伸出援助之手。

十年，二十年，几十年过去了，王三叔乐于施善的本性不改。他说自己是个普通的庄稼汉，不懂得什么大道理，做人就要讲良心。

说到这里，王三叔一生清贫的答案出来了。是的，他悄无声息地捐助孤寡老人十余个，给上不起学的20余个儿童拿出了自己的生活费，村里小学改造捐赠3000元，还对工作人员说，不要宣传此事，不许对外言及。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王三叔都过着清苦的生活，可他时常乐呵呵，笑哈哈。从他甚是健康的身板里，他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我看到了一个普通老农的情怀！

曾庆固新作《三苦阁杂纂》出版

本报讯 近日，达州市志办原副主任、常务副总编、《达州年鉴》主编曾庆固先生的《三苦阁杂纂》一书，由中国炎黄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书共20余万字，50多幅图片，客观真实地记载了曾庆固先生于1997年听从组织召唤，从县志办主任岗位上挑起铺盖行囊，只身一人到《达川地区志》总编室担任副总编后，在号称辛苦、清苦、艰苦的“三苦”工作环境中，和全市修志界的老前辈一道含辛修志、茹苦编书的历程。全书分为修志篇、地方文史篇、其他篇三部分。分类辑录了他编修《达州市志》的心得体会、工作实录以及部分散文诗歌作品。

《三苦阁杂纂》一书还收录了各种志书评议、地方文坛趣闻以及诗文60余篇，提供了资政辅治之参考，也为后世留下堪存堪鉴之记述。

（本报记者）